

二月二，拔豆棍

作者:荣风伦

小时候，每年阴历二月二前后，我都要随父母、哥姐到地里拔豆棍。

说起拔豆棍，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他们也许会问，豆棍是什么？为什么要拔豆棍？

拔豆棍是四十多年前的事情。那时的人们还处于生产队时期，由于大锅饭问题，造成了社员们不仅吃不饱饭，连烧草都成问题。怎么办？人们想尽一切办法搞烧草。全民、全家总动员割草、搂草。老年人在疃头村边划拉草，像我们这样的学生放学后还要到较远的山里找草，搂草。总之大家一起努力把山里地边的草收拾得净光。即使这样，草也是不够烧。没有办法，每家每户只能从节约烧草做起，细水长流。如果哪个孩子烧草烧得粗了点，轻则挨骂，重则挨耳光。好不容易熬过了冬天，开春时草荒又来了。于是，大家又把目标盯在地里的豆棍上。

所谓豆棍，就是上一年生产队收割大豆遗留下来的豆根茬。豆棍露在地面的部分也就一寸多，连同埋在地下的部分也不过两寸多吧！就是这样一点可以烧的东西，也被贫草的人们奉为珍品。于是，二月二前后这几天成为人们充满希冀的几天。各家各户都密锣紧鼓地准备着大干一场。拔豆棍，需要准备的物件不多。首先得把小推车检修一下，毕竟一冬天没有用了，备不住哪里就有小毛病。有毛病得修修，修好的家什使用起来才溜手。再就是准备密包。所谓密包，就是一种类似于葛篓，但网扣眼儿比葛篓小的盛具。这种盛具，因为扣眼小，装比较短小的豆棍才不会漏下去。接下来就是拔豆棍了。

二月二或者早一两天，或者晚一两天都可以拔豆棍。不过，这种事儿还是赶早不赶晚。如果去得晚了，兴许就被别人拔光了，毕竟豆地就那么多。所以勤劳的人们总是力争早点拔豆棍。拔豆棍这天，我们家里除了年迈的爷爷奶奶，父母哥姐弟弟和我都参入这项堪称“大工程”的工作。从家里到目的地“坝头地”距离不算太远，也就三四华里的路程。但因为是走山路，一溜爬

坡，走这段路也能让人身上出汗。进入二月二这个龙抬头的节气，天气已经比较暖和了。山路上的人们感受着春天和煦的暖风，享受着蓝天白云的晴好的天气，阔步向山上进发。路上拔豆棍的人越来越多，似乎是去过什么盛大节日一样，每个人的脸上都充斥着兴奋。到了坝头地，我们全家人很快在地头排成一排。然后蹲下，开始了工作。这时的豆地经过一冬雨雪的浸润，再加上寒冷的冰冻和开春时的化冻，土质松软，踩在上面如同踩在棉花上一般。刚开始，我还能跟上父母、哥姐的速度。慢慢的，他们越拔越快，而我则逐渐慢下来。在来的路上，我想拔豆棍这活儿，总比割麦子、刨苞米强许多吧。割麦子有毒辣辣的太阳炙烤着，麦芒又刺得人浑身发痒；刨苞米需要弯下腰使劲刨，刨完一棵又要直起腰，如同合页一般一张一合地，特别累腰，而那短短的铲子镢又很扭手，刨不长时间年轻人的手上就会起泡。这都是生产队最难干的活计之一。拔豆棍呢正值春天，不冷

不热，地里也干净，应该是个轻快活儿。但干了一阵儿，就知道这活儿也不那么轻快。因为人拔豆棍时得老是蹲着前行，如乌龟一般慢慢向前蠕动，腿上的功夫得好才能坚持持久。不然，稍长时间你就会受不了。尽管自己累得四肢酸痛，但还是坚持着。咱是男子汉嘛！坚持的结果就是身上被汗水慢慢浸透，腿脚越来越不听使唤了。还好，这时听父亲一声令下，歇歇吧！众人立即放下手里的活计，站起身，伸伸腰。然后，走到地边儿的草檐子坐下。

坐在地边看到地里已经拔过的地里，一小簇一小簇的都是拔好的豆棍。尽管数量不是那么多，但心里还是很兴奋。毕竟豆棍比一般烧草的火力要大，又抗烧，想必往后的日子在烧草方面不至于那么捉襟见肘了。其实，这只是形式上的事，真正要解决烧草问题，还得加把劲干。不努力，不攒劲是不会有所收获的。看到别人似一群乌龟般地爬行着，连歇息也不歇息，父亲说，开始吧！

这才歇了一小阵，我们又

开始了拔豆棍。想象着豆棍拔回家，家里的锅灶蒸腾起有生活气息的热气，想象着以往时常凉凉的炕上经过豆棍的燃烧呈现出热热的感觉，心里也暖暖的，热热的。有了这种想法，似乎豆棍的热量已经注入我的体内，形成一股膨胀的能量，我拔豆棍的速度明显加快起来。不经意间我已经超过了前面的父母、哥姐了。他们都惊诧地看了我一眼，眼里流露的是赞许的目光。我也在这赞许的目光中感受到荣耀。将近天晌时，随着父亲一声令下，我们开始收拾豆棍。那一簇簇的豆棍很快变成了一小堆堆；一堆堆小的豆棍，又变成了一个大堆。然后是往密包里装，没成想那小小的豆棍竟然装了满满的两密包。两密包豆棍由哥哥推着，我们跟在他后面带着愉悦轻松的心情往家的方向走去。

豆棍弄回家，还得晾晒。晒干后，用棍子细细地敲击，将豆棍身上带的泥土敲掉就可以烧了。当然拔豆棍的活计也可能持续一两天，那就看豆棍是否被拔光了。

时隔26年，非遗“串黄河”再现元宵夜

作者:文轩

文登历史悠久，民间留传着许多古老的民俗艺术，“串黄河”便是其中之一。提起“串黄河”，许多年龄大的市民都见识过它的独特魅力，而年轻一辈却对这项大型传统秧歌游戏知之甚少。元宵节当晚，文登在高村镇北邢家村举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“串黄河”表演，这是该民俗时隔26年后的首次正式演出。

高村镇北邢家村村委会主任赛晓东说，串黄河是个大型的秧歌演出，演出过后要举办焰火晚会。距今已具有200多年的历史了，但他们村已经有20多年没有举办“串黄河”民俗活动了。这次感谢上级领导给予支持，让九曲黄河阵再一次在古镇高村的北邢家村举办。他们也想趁这次机会，把九曲黄河阵传承下去。

表演现场，场内外人山人海，锣鼓喧天，灯火通明，串阵队伍忽东忽西，忽南忽北，屈曲回环，有条不紊，场面尤为壮观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“串黄河”项目传承人，今年94岁高龄的邢德海老人也亲自扮上古装，再次参加了

“串黄河”表演。

据史料记载，这串黄河的阵式有九曲黄河阵、黄河八卦阵等阵式。据说是根据古代的军事阵法演变而来。黄河阵是左进右出，里面的甬道也是弯曲萦绕，就像一个很大的迷宫。据说要两个小时才能够走出来。顺利出阵者寓意一年通顺万事如意。

串黄河是流传在文登高村镇的民间大型传统游戏，表演地点多选择宽敞的空地，时间多在正月十五晚上。其阵法弯曲萦回，犹如迷宫。表演前，是鸣枪三响，然后鼓乐齐鸣，舞龙队、秧歌队、高跷队、跑旱船、耍毛驴、耍狮子等舞蹈开始串阵。据了解，上世纪90年代以来，受场地、资金及人员的限制，文登已有26年没有举办“串黄河”民俗活动。

高村镇北邢家村村民赛卓琳说，他小时候看过“串黄河”的表演，对此记忆犹新，这次举办“串黄河”民俗活动比他小时候看的还要精彩。国家的发展一天比一天好，希望民族的传统文化继续发扬，越办越好。

